

在全球，她的侦探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

在西方，她的侦探小说重印达数百次

总印量仅次于《圣经》的一套经典巨著

珍藏版本

宋刚/译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神秘的别墅 公寓女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RenMinChuBanShe

目 录

神秘的别墅

第一章	一个女人	(1)
第二章	糊墙纸	(9)
第三章	“盖上她的脸；我的眼发花；她死得好年 轻。”	(20)
第四章	海 伦？	(28)
第五章	回顾中的凶杀	(34)
第六章	侦 查	(48)
第七章	肯尼迪医生	(58)
第八章	凯尔文·哈利戴的幻觉	(69)
第九章	未知数	(76)
第十章	一份病历	(85)
第十一章	她生活中的男人	(92)
第十二章	莉莉·金布尔	(106)
第十三章	沃尔特·费恩	(109)

第十四章	伊迪丝·佩吉特	(116)
第十五章	一个地址	(127)
第十六章	母亲的儿子	(131)
第十七章	理查德·厄斯金	(139)
第十八章	旋 花	(157)
第十九章	金布尔先生的话	(162)
第二十章	海伦姑娘	(166)
第二十一章	杰基·阿弗利克	(175)
第二十二章	莉莉践约	(189)
第二十三章	是 谁?	(202)
第二十四章	猴爪子	(218)
第二十五章	在托基的结束语	(232)

公 寓 女 郎

第一章	(243)
第二章	(249)
第三章	(269)
第四章	(275)
第五章	(292)
第六章	(305)
第七章	(317)
第八章	(336)
第九章	(351)

第十章.....	(361)
第十一章.....	(378)
第十二章.....	(395)
第十三章.....	(400)
第十四章.....	(419)
第十五章.....	(434)
第十六章.....	(441)
第十七章.....	(451)
第十八章.....	(459)
第十九章.....	(468)
第二十章.....	(474)
第二十一章.....	(480)
第二十二章.....	(505)
第二十三章.....	(513)
第二十四章.....	(527)
第二十五章.....	(537)

第一章 一个女人

格温达·里德站在码头上，有点颤抖。

船坞和普通的小屋以及所能看得到的英格兰的一切正在缓缓地来回晃动。

就在这时候，她才作出一个将导致发生一件非常重大事件的决定。

她不再按原计划坐与船相衔的火车去伦敦了。

干吗要去呢？那里没有人在等她，也没有人盼望她去。她刚摆脱那颠簸不定吱嘎作响的小船（穿过海湾向普利茅斯驶去的三天中，它已经历尽了艰辛），她所需要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登上一列运动有节奏的列车，到一个漂亮、结实、可靠地建在实地上的旅馆去，然后倒在一张漂亮而安稳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租上一辆小车，不慌不忙地慢慢驱驶在英格兰的南部土地上，寻找一幢房子，

一幢她和贾尔斯已计划好要找的漂亮的房子。对，真是个好主意。

这样，她就可以了解英格兰的一些情况了。这是贾尔斯曾经告诉过她的而她从未见过的有关英格兰的情景；尽管这样，像大多数新西兰人那样，她还是把它叫做家。当时的英格兰看起来并不特别吸引人。这是一个即将下雨的阴天，刮着猛烈的令人不愉快的风。普利茅斯可能不是英格兰最好的地方，格温达一面这样想，一面随队伍向前移动去办理护照和关税手续。

然而，第二天早上，她的感觉完全变了。阳光灿烂，透过窗口看到的景色非常迷人。到底是英格兰，而今她已置身于它的怀抱！格温达·里德，二十一岁就结婚的年轻女人，正在她的旅途中！贾尔斯返回英格兰的事尚未确定。他可能跟随她几个星期，最久可能半年。他曾建议格温达先到英格兰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他俩都认为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永久的职位就好了。贾尔斯的工作总得需要一定数量的旅费。格温达有时也要来，但他俩都想有一个家——自己的寓所。贾尔斯最近从一个姑妈那里接受了一些家具，这一切合起来，使他们的愿望更切合实际了。

既然格温达和贾尔斯两人都相当富有，那么，前景是不会有困难的。

格温达起初反对由她自己一人来选房子。“我们应该一起来选择。”她这样说。

可是贾尔斯笑着说：“对于房子，我不怎么在行。你喜欢的，我就喜欢。当然，要有一小片花园的，不要有新的恐怖就

成——不要太大。我的意见是，在南岸的某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要离海岸太远了。”

“有没有特定的地点？”格温达问。

但贾尔斯说没有，他幼时就成了孤儿。他俩都是孤儿，并且是在不同的亲戚家里度过的，没有一处能使她特别想得起来的特别的地方。在他们一起选到房子之前，这将暂时是格温达的房子。假如他被耽搁上半年呢？在这段时间里，格温达将怎么办？在旅馆里闲荡吗？不，她得找到一间房子搬进去住。

“你的意思是，”格温达说，“把全部工作做完！”

但她得找到一间房子，并把一切都准备就绪，舒舒服服地住进去，等贾尔斯回来。

他们结婚才三个月，她非常爱他。

在床上招呼过早餐后，格温达就起床制定她的计划：她要用一天时间看看普利茅斯，她很欣赏它；第二天租一辆舒适的戴姆勒牌小汽车，让司机驾驶着，载她进行穿越英格兰的旅行。

天气很好，她非常喜欢她的旅行。在德文郡，她看到了几处还算可以的住宅，但没有一处使她感到真正的满意。别急，再继续找。她要权衡一下房屋经纪人热情的描述和节约无益的奔跑要花去的一笔经费之间的利害关系。

大约在一周后不久的一个星期二的傍晚，她的小车在通往迪尔茅斯去的弯曲小山路上缓缓驶下，在那宁静媚人的海滨胜地的郊外，经过一块待售牌，透过树林望去，可以瞥见一幢白色的维多利亚式小别墅。

格温达立即高兴地动了一下——这就是她的房子！她已认准了它。她甚至可以想象出花园、长窗——她相信那就是她所需要的房子。

那天，因为时间晚了，所以她就在皇家克拉伦斯旅馆住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按那块牌上写的名字去找房子的经纪人。

现在，她站在老式的长形客厅中，四面打量着，客厅有两个落地长窗，面向一片狭长的低洼园地，园地前有一座假山，上面满缀着花木，垂到其下伸出的一块空地上。透过花园尽头的树林，可以看到一片蓝蓝的海。

“这是我的房子，”格温达想，“是我的家。我已感觉到仿佛我知道了它的一切。”

门开了，一个个子高忧郁而冷漠的女人走了进来。

“亨格雷夫夫人吗？我从加尔布雷斯和彭德利先生那里接到通知。恐怕时间早了点——”

亨格雷夫夫人擤擤鼻子，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关系。”

是的，正合适，又不太大。有点老式，但她和贾尔斯可以加上一或两个浴室。厨房可以现代化起来，幸好已有一个火炉。还有一个新的洗涤池和现代的设备——

正当格温达出神地执行她的计划的当儿，亨格雷夫夫人却没完没了地用单调而沉闷的声音叙述着亨格雷夫少校最近的详细病情。格温达把一半注意力放在进行必要的安慰、同情和表示理解上。亨格雷夫夫人的家人全都住在肯特——她在急着要去和他们住得靠近些……少校曾经非常喜

欢迪尔茅斯，做过几年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秘书，但她自己本人……

“是的……当然啦……对你来说，太可怕了……很自然……是的，小型的私人医院都是那样……当然……你一定是……”

格温达的另一半思想则在迅速地想：

“这儿是亚麻制成的小橱……我想……是的，双人房——可以能够很好地眺望到大海——贾尔斯可能把它当作更衣室……洗漱间——我希望澡盆四周有桃花心木围着——哦，有的！多可爱——还在室的中央！我不打算变动它——它是一件时代的作品！”

好大的一个澡盆！

四周雕有苹果、帆船以及色彩瑰丽的鸭子。在里面就如同在海里一样……“我知道，我们将会把后面那个备用暗房改为两个真正现代的清铬色浴室——管子在厨房的正上方——就不要改动它了……”

“胸膜炎，”亨格雷夫夫人说道，“第三天就转成肺炎——”

“太可怕了。”格温达说道。这条通道的尽头没有别的卧室了吧？

有的——这正是她所想象的那种类型的房间——四周几乎都有墙围着，有一个大的凸肚窗。当然，她还得把它修整一下，其条件相当好，但为什么人们，像亨格雷夫夫人那样，那么喜欢深黄与淡褐混合色的墙壁呢。

他们沿着走廊往回走。格温达认真地低声道：“六间，

不，七间卧室，包括小的一间和屋顶室。”

她脚下的木板发出微弱的吱吱声。她觉得住在这里的是她，不是亨格雷夫人！亨格雷夫人是一个干预者——一个把这间房子漆成深黄与淡褐混合色的女人，一个喜欢在她客厅里布置紫藤起绒粗呢的女人。格温达瞥了一眼手中的打字文件，上面列有财产和要价的详细情况。

几天后，格温达已很精通了房子的价值。当然，房子要做大量的现代化工作，尽管这样，但要的总数还不算大……她注意到了“愿意考虑让价”这几个字。亨格雷夫人一定急于要到肯特去和“她的人们”住得近一些。

她们开始下楼。突然，格温达感到有一种荒谬的恐怖向她袭来，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而且几乎就像来时那样快地一样消失了。然而，它却给她留下了一种新的想法。

“这间房子不会——闹鬼吧，是不！”格温达请求道。

亨格雷夫人比格温达先下一级，正讲述到亨格雷夫少校濒临死亡的时候，用一种有意冒犯的神态往上看格温达。

“那我不知道，里德夫人。为什么——是不是有人——曾经说过某些这类的事情？”

“你自己从未感觉到或看到过什么吗？没有人在这里死过？”

一个相当不幸的问题，但已迟了，因为亨格雷夫少校可能——

“我的丈夫是在圣莫尼卡疗养院死的。”亨格雷夫人僵硬地说道。

“哦，当然，你是这样告诉我的。”

亨格雷夫夫人继续用同样冷漠的神态说道：

“在一间可能在一百年前建造的房子里，这期间，通常总会有人死的。埃尔沃西小姐（七年前，我丈夫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这间房子），身体非常健康，确实打算出国去做教会工作，她没有提到过她家近来有任何死亡的事。”

格温达赶快使亨格雷夫夫人平静下来。她们现在又一次来到了客厅。这是一间安静而漂亮的房间，具有格温达所渴望的那种真正的气氛。她的短暂的痛苦现在似乎少多了。她想什么呢？房子没有什么毛病呀。

她问了一下亨格雷夫夫人是否可以看一看花园，便穿过落地窗向窄长的园地走去。

“这里应该有阶梯通往空地。”格温达想。

可是取代它的却是一大片隆起的连翘。在这块特殊的地方，它好像显得很突出，完全挡住了观海的视线。

格温达自我点了点头。她要改变这一切。

她随亨格雷夫夫人沿园地走去，下了那边阶梯，到了空地上。她注意到假山园林被荒芜了，簇叶丛生，大部分的花木需要修剪。

亨格雷夫夫人低声道歉道：“花园荒芜得相当厉害，一星期只能抽出一人修整两次，他经常周转不过来。”

她们观看了虽小但合乎要求的花园，然后返回屋里。格温达说明她还有别的房子要看，虽然非常喜欢希尔赛德^①

^① 原文：Hillside. 意为小山腰、山坡，因房子建在小山坡上而直接以该词命名。——译注。

(多平凡的名字!),但还不能马上决定下来。

亨格雷夫夫人不满足地看了格温达一眼,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走开了。

格温达回到了经纪人那里,出了一个确定的价钱,等待鉴定人的报告,然后利用上午余下的时间漫步迪尔茅斯。这是个媚人的老式海滨小城。在远处“现代”的一头,有两座时髦的旅馆和一些粗陋的平房。只因海岸的背后有小山挡住,才使得迪尔茅斯没有得到过分的扩张。

午饭后,格温达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说亨格雷夫夫人同意了她开的价。格温达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到邮局去给贾尔斯发了一份电报:

已买到一间房子。亲爱的。格温达

“他会高兴得发痒的。”格温达自言道,“让他看看,我并没有浪费时间!”

第二章 糊墙纸

一个月过去了，格温达已迁进了希尔赛德别墅。贾尔斯姑妈的家具质地良好，已沿屋内四周摆上。格温达已卖掉了一两个过大的衣柜，但其余的正好放得下，且与房子非常协调。客厅里有华丽的制型纸小餐桌，上面镶有珍珠母，画有城堡和玫瑰花；一张古色古香的小工作台，下面有一个用紫褐色绸布做成的折垫。一张青龙木写字台和一张桃花心木沙发台。

格温达把那些所谓的安乐椅统统放到各个卧室里，给自己和贾尔斯买来了两个又大又软的舒适井形坐椅，放在壁炉的两旁。靠近窗户处，放有大型切斯特菲尔德沙发。格温达选择了老式的上面有玫瑰和黄鸟的蛋壳色擦光印花布做窗帘。她感到，现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房间。

她尚难以定下来，因为屋里还有男工。他们现在该搬出

去了，但格温达清楚地估计到，她不住进来，他们是不会搬走的。

厨房的改造已经完毕，新的洗澡间也差不多了。为了进一步的装饰，格温达还得等一等。她需要时间来鉴赏一下她的新房和决定她所需要的正确调配她的卧室颜色的方案。房屋已收拾得秩序井然，尚无必要马上把每件事都做完。

科克尔夫人现在被安置在厨房里工作。她是一位以恩相报彬彬有礼的小姐——对格温达过分的民主的友谊有点反感。但，只要格温达不越轨，她还是愿意顺从她的。

在这个特别的早上，当格温达坐在床上的时候，科克尔夫人把餐盘放在她的膝上。

“屋里没有绅士时，”科克尔夫人断言，“一个贵妇人更喜欢在床上用早餐。”格温达点头表示同意这条不成文的英国法规。

“早上炒的，”科克尔夫人说道，“选了炒蛋。你说过要熏黑线鳕，但你不会喜欢它在卧室里的，它会留下一种气味。晚餐再给你做吧，奶油烤的。”

“哦，谢谢你，科克尔夫人。”

科克尔夫人宽厚地微笑着准备退出。

格温达没有住大的双人卧室。那是等贾尔斯回来时用的。她选择了尽头的一间，四周有围墙和装有凸肚窗的那间。住在里面，她感到完全同住在家里一样幸福。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激动地喊道：

“我太喜欢这房子了。”

科克尔夫人从容地环视了一下：

“是一间相当漂亮的屋子，夫人，虽然小了一点。从窗户上的栏杆看来，我认为它曾一度是间保育室。”

“我从未那样想过，也许是吧。”

“啊，好了。”科克尔夫人说道，语气含蓄，退了出去。

“我们的房子曾住过一位绅士，”她好像在说，“谁知道呢？可能需要一个保育室吧。”

格温达脸红了起来。她四顾了一下屋子。一个保育室？是的，是一个好保育室。她开始在头脑里把它摆设起来：墙那里设一个大玩具屋，矮橱柜里放着玩具；火炉里烧起旺盛的火，四周有高高的防护装置，横杆上晾有东西，但这墙，不要这丑陋的深黄色，不要。她将糊上一种鲜艳的糊墙纸；要有些令人明快的东西，相互交替的小束罂粟与小束矢车菊花，……对，那样就太可爱啦。她将设法找到这样的糊墙纸。她确信曾在某个地方见过这种纸。

屋里不需要放那么多的家具。有两个壁橱，但屋角里的那个是锁着的，钥匙丢了。实际上，整个都已上了漆，所以可能已有好些年头没开过了。在这些男工们搬走之前，她必须叫他们把它打开。不打开，她就没有地方放她的衣物。

她每天都感到住在希尔赛德比住在家里还舒服自在。

听到有沉闷的清嗓声和短促的干咳声从开着的窗口传来，她就赶忙吃完早餐。福斯特，一个工作多变的园林工人，一个老是不守诺言的家伙，今天一定到这儿来了，因为他说过他会来的。

格温达洗脸、梳妆，穿起一件花呢裙子和一件卫生衫，就匆匆赶往花园。福斯特在客厅的窗户外边干活。格温达

的第一步是，得从这里找出一条穿过假山往下走去的路。福斯特曾经很执拗，他指出，那些连翘、锦黛花和那些丁香花还应该向前延伸出去，但格温达毫不动摇，现在他几乎已热心他的工作了。

他向她问候，咯咯发笑。

“看起来你好像要回到旧时代去了，小姐。”（他坚持叫格温达做“小姐”。）

“旧时代？为什么？”

福斯特用铲轻轻地拍打着。

“我是按老样做的——看，那就是它们延伸去的地方——就像你现在要它延伸出去的那样。然而，有人又把它们种上，把它们盖住了。”

“他们真笨，”格温达说道，“你要开出一条从客厅的窗口能看得到草坪和海的深景来。”

福斯特对于深景有点弄不清楚——但他还是小心而勉强地表示了赞同。

“听着，我说的是要做改进……开出一个视界——这些灌木把客厅都弄暗了。它们还会长成一片保护层——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旺盛的连翘。丁香花不多，可是那些锦黛花是要花钱的——听着——它们太老了，不能再种了。”

“哦，我知道，但这漂亮多了。”

“嗯，”福斯特搔搔脑袋，“也许是这样。”

“这就对了。”格温达说着点了点头。她突然问道：“在亨格雷夫之前，谁在这里住过？他们住不久，是吗？”

“大约六年的样子，不属贵族阶层。在他们之前吗？是

埃尔沃西小姐，一个十足的低教会派教士，她的任务是开化异教徒。有一次曾有一个黑人教士在这儿呆过，对的。他们共四人，和他们的兄弟——但他并不经常去看望那些女人。在他们之前嘛——让我想想，是芬戴森夫人——啊！她是真正的贵族，是的。她是属于贵族的，在我出生前就住在这里了。”

“她是在这里死的吗？”格温达问道。

“是在埃及或某个类似的地方死的。但他们把她运回了她家，埋在教堂墓地里。那些木兰花和金链花就是她种的，还有那些小袍子树。她很喜欢灌木。”

福斯特继续道：

“那时，沿小山一带的那些新房子还没有建起一间，还是乡村的样子，没有电影院，商店没有一个是新的，前面的公共散步场地也还没有。”听语气，他是不同意变革旧事物的。“改变，”他哼着鼻子，“只有改变。”

“我想事物总是要改变的，”格温达说，“现在毕竟有了许多的改进，是不是？”

“人们总是这样说的。我没有注意到。改变！”他向左边的巨大的树篱指了指，透过它看到了一座建筑物。“经常作诊疗所，”他说，“地方又好又近便。于是他们就在靠近城镇约一英里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大广场、街道。会客日你想去那里，走二十分钟便到——坐公共汽车去只要三便士。”他又指了指树篱，“这是一所女子学校。十年前迁来的。变化无穷！人们今天起个房子，住进去十年、二十年，然后就走。无休无止，没完没了。那有什么好处呢？使人无法进行适合的